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後西遊記 第九回 心猿求意馬 東土望西天

詩曰： 圈兒跳不出，索子自牽來。
始信無為法，為何有哉？

又曰：
茫茫一團氣，幻出東西天。
天且為地限，於人何有焉？

話說孫小聖，為頭痛直尋見了唐半偈，說出真情，轉問唐半偈是何法號，咒語是誰人傳授。唐半偈因說道：「我法名大顛，今上皇帝賜號半偈。原是潮州人，只因見佛教淪入邪魔，上表請正。前因未蒙聖旨，故居此庵待命；近因各寺奉講經之命，感得唐玄奘佛祖與你老祖親臨法壇，顯示神通，將三藏真經都封了，又明說，我佛真經，必須求我佛真解，方得宣明度世。故今上皇帝分信心，命老僧親往靈山拜求真解，即日要行。又感得唐玄奘佛祖與你老祖憐我只身難行，授此定心真言，叫我三時默誦，自有大神通的徒弟來幫助上西天。老僧奉旨，纔念得數日，早化得你來，一字不爽，豈非我佛有靈乎？」孫小聖聽了歡喜道：「原來卻是我老祖做成的圈套。他原說，不成正果，終屬野仙。他又說，他之前車，即我之後轍。今日求解，豈不與他求經一般，又是我的魔頭，又是我的正果。罷罷罷！只得要幫扶老師父西天去走一遭了。」唐半偈道：「你果真心幫扶我西天求得真解來，這段功行卻也不小。」孫小聖道：「人皆贊說，心如金石，我的心是石頭裡生出來的，怎麼不真？我是個急性人，就此拜了師父吧。」隨臥在地下磕了八個頭，又說道：「既拜為師徒，就是一家人了，那個真言卻是再不可念。」唐半偈道：「你既肯盡心奉佛，我念他作甚？但你既入我佛門，拜我為師，便是我佛家弟子，我當與你摩頂受戒，喜得你頭髮不甚多，也不須披剃。你名孫履真，這‘履真’二字倒也合我佛門機旨，只是名字外人不便呼喚，我再與你起個僧家的俗號何如？」孫小聖道：「我原也有個俗號。」唐半偈道：「俗號什麼？」孫小聖道：「我老祖當年鬧天宮時，曾封齊天大聖，我欲繼其志，故又叫做齊天小聖。」唐半偈道：「此等狂妄之號，非我僧家所宜。你老祖當時歸佛教時，也有個俗號叫做孫行者；你既是他一派，以後只以小行者稱你何如？」孫小聖大喜道：「好好好！當時通臂仙原叫我起個俗號，我說，我又不求經，起他做甚？今既跟師父去西天求解，師父叫我做小行者，又不忘老祖，又不僭老祖，甚是合宜。」唐半偈見他說話爽直，也是喜歡，因問道：「佛家第一戒是打誑語，你方纔說從東勝神州花果山來，這東勝神州到南瞻洲相去半天，你怎麼來得這等快？莫非是打誑語！」小行者笑道：「那下八洞神仙尚誇嘴說：‘朝游北海，暮宿蒼梧。’這幾步路兒打什麼緊，還要打誑語？」唐半偈聽了似信不信，又說道：「明日聖旨下了，就要起身去，你還有甚牽掛麼？」小行者笑道：「老師父也忒婆子氣，既做了你的徒弟，便死心塌地跟你，要去就去，還有什麼牽掛？」唐半偈聞言大喜，引他進去過了一夜。

到次日，憲宗差內臣齎了許多衣帽鞋襪、乾糧食物之類來賜他，又是中書寫的一路通關文碟、與如來求解表文並一路地方程途的冊子，又著太僕寺選了一匹良馬，又在洪福寺選了兩個精壯僧人，以為隨從，又命欽天監選了吉日啟行。唐半偈謝了恩，將衣帽鞋襪帶得的受了一兩件，兩個隨從僧人退還，道：「昨日已收了一個徒弟了。拜佛求解本該步行，但恐山遙水遠，這匹馬是要用的。」就叫小行者去收管。一面托內臣回奏，依吉期即行，內臣去了。小行者將馬牽到唐半偈面前，說道：「這樣馬有甚用處？如何走得許多路到得西天？」唐半偈道：「方纔太僕官說是選來的良馬，怎說沒用？」小行者將手在馬脊上輕輕地一揪，那匹馬早伏倒在地，爬不起來。唐半偈著驚道：「似此如何去得？只得再奏皇上，叫太僕另換。」小行者道：「凡間之馬，不過如此，就換也無用。」唐半偈忽想起來道：「我聞得八部天龍因變馬馱旛檀佛，求經有功，故後得歸真證果。這等看起來，這些凡馬果是去不得，又好拚著步行了。」小行者道：「老師父你雖存佛性，尚未具神通，如何走得這許多路？」唐半偈道：「我也自知難走，但世間哪有龍馬？」一面說早不覺雙眉緊蹙。小行者道：「老師父且莫愁，要龍馬也不打緊。」唐半偈道：「就是長安豪俠以千金買駿，一時也不能有，何況龍馬？怎說不打緊！」小行者道：「若在他人果是甚難，只因四海龍王都與我相好，等我去問他有多多的龍討一條來，變匹馬與師父乘坐，就當我拜師父的贄見禮可好麼？」唐半偈變了臉道：「此乃拜佛求解的大事，又是帝王救命，你怎敢說此戲話取笑！」小行者道：「我履真志誠誠為師父算計，怎麼說是戲話？師父不信，等我去討了來，方見我老實。」說罷，將身一縱，早已不知去向。唐半偈看見，又驚又喜。正是：

秋水難言海，冰蟲但語寒，
不知天上士，猶作世人看。

卻說小行者將身一縱，竟至東海。他是熟路，捏著避水訣竟分波逐浪而來，看見巡海夜叉，大叫道：「快去通報！說我齊天小聖孫履真來拜望你大王。」巡海夜叉聽了，忙跑入水晶宮稟知老龍王敖廣道：「大王，不好了！那尖嘴毛臉的孫小聖又來到宮門外了，要見大王。」老龍王著驚道：「他又來做什麼？」忙迎入宮中坐下，因問道：「一向聞得小聖受了老大聖之教，收心在山中靜養，不知今日為何有閑情到此？」小行者笑道：「我收心靜養，老鱗長為何也知道？」老龍王道：「忝在鄰比，怎不知道？」小行者道：「正為收心，收出不好來了。」老龍王笑道：「小聖又來取笑了。收放心乃聖賢美事，怎麼倒不好？」小行者道：「一向心未收時，要上天便上天，要入地便入地，無拘無束，好不自在。自受了老大聖之教，要成什麼正果，如今倒弄得有管頭了。」老龍王道：「要成正果，有了管頭，莫非也象老大聖取經的故事麼？」小行者道：「老鱗長忒也聰明，一猜就猜著了。只因我老大聖與唐佛師求來的三藏真經被世人解差了，墮入邪魔。唐佛師不勝憤恨，近已現身顯靈將經封了。說我佛尚有真解，必要遣人求得真解來，方許解真經。故憲宗皇帝特差唐半偈師父去求，我老大聖又愁他獨身難行，故用術法將我小孫送與他做個徒弟，所以說有管頭。」老龍王道：「這等說來，小聖恭喜！入了佛教有師父了。既有師父，就該隨師西行，為何有閑工夫到我這東海來耍子？」小行者道：「哪有閑工夫來耍子？只因靈山路遠，師父徒步難行，必須要個腳力。你想，國中凡馬如何到得靈山？故特來求老鱗長，有好馬借一匹與我師父騎，上靈山求了真解回來，即當送還，決不食言。」老龍王道：「小聖差矣！馬乃陸產之物，如何到海中來耍？」小行者道：「因為陸產之馬無用，故到海中來耍。」老龍王道：「海中哪得有馬？」小行者道：「老鱗長怎又不聰明了？馬雖沒有，龍卻是有的。有多餘的龍，只消借我一條，叫他變做馬就是了。」老龍王道：「小聖又差了！就是一個人，稍有志氣便要為善，不肯墮落去變驢變馬；難道我的龍種反不如人，叫他去變馬與人騎坐！」小行者笑道：「老鱗長莫要怪我，此乃你們自己做壞的例子。」老龍王驚問道：「怎麼是我們自己做壞的例子？」小行者又笑道：「直要我說出來，當年馱唐佛師西天求經的那匹白馬，豈不是你北海龍王敖順的兒子麼？」老龍王道：「那是他縱火燒壞了殿上明珠，被父親告了忤逆，玉帝吊在空中要誅他，虧得觀世音菩薩救了性命，故罰他變馬馱經，以消罪孽。我的龍子龍孫盡皆孝順，又不犯法，怎教他去變馬？」小行者笑道：「這叫不好的帶累了好的。既有了變馬馱經的例子，管他孝順不孝順，忤逆不忤逆，隨便於子侄中撿一條與我去便罷。」老龍王道：「親生子任，豈是容易捨得的？」小行者道：「既捨不得子侄，便請老鱗長自去走一遭，以成全勝事。」老龍王道：「我忝為八河都總管司兩大龍神，就是玉帝救命差遣，也沒個叫我變馬之理。」小行者道：「好好求你不肯去，只得告過罪要動粗了。」一頭說，一頭在耳朵中取出金箍棒來，指著老龍王說道：「我欲待奉承你一棒，爭奈這條棒原是你的故物，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。也罷，留些情只鎖了你去吧！」叫聲：「變！」遂將金箍棒變了一條大鐵索，豁喇一聲竟套在老龍王頸項之上。嚇得老龍王魂膽俱無，忙懇求道：「小聖請息怒！凡事從容商量。」小行者道：「要從容還可用情，若要商量卻無甚商量。」老龍王擺布不開，只得叫蝦將鯨帥忙撞鐘擗鼓，聚集南海龍王敖欽、西海龍王效閏、北海龍王敖順來救應。

不一時，三龍王齊至，看見老龍王被鎖，驚問其故。老龍王忙將要龍變馬之事細說一遍。三龍王俱面面相覷道：「這個實難從命。」小行者聽見說實難從命，便不管好歹，扯著老龍王就往外走。慌得三龍王齊聲勸道：「小聖來意不過是要一匹龍馬，何必這等凌辱家兄，等我們商量一匹送你。」小行者道：「不是我凌辱他，是他自取凌辱耳。我來時再三求他，他只是不肯；若肯早說送我一匹，我去久矣，誰耐煩與他拉拉扯扯！」南海龍王對老龍王說道：「事到如此，吝惜不得了。」老龍王道：「哪個吝惜？若要寶貝，便送他些值什麼。他要龍子龍孫去變馬，豈不壞盡了龍宮的體面。」敖欽道：「不消自家子孫去變，何不將伏羲時負河圖出水的那匹龍馬送了他吧。」老龍王聽了歡喜道：「我倒忘了。這匹馬只因有功聖門，不忍騎坐，白白的養了這幾千年；今日，將他來救我性命，也可准折了。只是他是個開儒教的功臣，至今頌贊又明都指龍馬負圖為證據；今為我貪生怕死，將他去馱和尚，陷入異端，未免做個壞教的罪人。」西海龍王敖閏說道：「賢兄，你又來迂闊了！近日的文人墨士哪一個不磕頭拜禮去奉承和尚？何況畜生！」敖欽、敖順都贊道：「說得是。」遂一齊對小行者說道：「有一匹龍馬送你了，請快放了家兄。」小行者道：「既有馬，快牽來便罷。」將手一抖，那條鐵索早已變做個繡花針，藏入耳朵中去了。

老龍王脫了身體，便吩咐管海苑的鱗大使牽了那匹負河圖的龍馬出來。不一時牽到面前。小行者定睛一看，果然好匹龍馬。但見：

和鑾安節體雍容，鞭影何勞在後從。
竹耳鐵蹄雖是馬，金鱗玉翼宛然龍。
長嘶猶吐文明氣，遠駕還留太昊蹤，
道喪久無圖可賀，流歸佛法上靈峰。

小行者看見，口分歡喜道：「早牽出來，豈不省了許多氣力！馬倒罷了，只是少副鞍轡，一發並求見惠。」老龍王道：「馬既送了，何惜鞍轡。但只是我們海中波濤往來，從不騎馬，哪有鞍轡？」小行者笑道：「老賢王太不徑直，起初說海中無馬，若是果然無馬，我倒罷了；如今既有了馬，再說沒有鞍轡，我如何肯信？」南海龍王效欽說道：「小聖不必動怒，小龍有一副上好的送與小聖吧。」小行者笑道：「何如，怎麼又存了？」老龍王驚問道：「賢弟，你是哪裡來的？」敖欽道：「此乃周時昭王南征，被楚人詐獻膠舟將昭王溺死，連這匹御馬俱沉於江漢，御馬便死了。巡海夜叉撿得這副鞍轡，知是御物貴美，不敢藏匿，獻上於我，故此得有。」小行者道：「不消閑文，快取出來。」敖欽忙命去取了來，送與小行者。果然好副鞍轡，怎見得？但見：

雙鐙珠鑲玉嵌，一鞍銀縷金雕。層層襯履軟隨腰，繡帶絨繩奇巧。
環嚼彩光艷艷，障泥錦色飄飄。絲韁滴滴紫蒲桃，真個是駕馭龍駒至寶。
右調〔西江月〕

小行者看了甚喜，一一韁在馬上，恰似特特做的一般，愈加歡喜，方拱手道：「蒙四位賢王照顧，我師父有了腳力了。容取解歸來，送還龍馬，再來相謝。」說罷，竟將龍馬牽出水晶宮外，四海龍王殷勤相送。小行者跨上龍馬，道一聲：「去也！」馬能行水，人會騰雲，只聽得呼呼風響，早分開波浪，踏碎亂雲。不一時到了長安，竟奔半偈庵來。

唐半偈因小行者說不明白，竟自去了，心下疑疑惑惑，不知是真是假，正在庵前張望。忽見小行者騎著匹馬飛也似奔來，看見唐半偈，慌忙跳下來說道：「師父，你看，這纔是一匹龍馬，方馱得師父上靈山見佛！」唐半偈細看那馬，蹄高腕蹙，氣吐虹霓，與那些凡馬迥然不同。滿心歡喜道：「徒弟，你去不多時，哪裡就尋這匹好馬來？」小行者道：「師父面前，怎敢戲言？實是問四海龍王要的。」唐半偈道：「龍宮俱係水族，如何有此良馬？」小行者道：「說起來話長，此馬實非等閑，乃伏羲時負河圖出孟河開文字之始的一匹龍馬。因他有功聖門，閑養在龍宮。老龍被我擺布急了，無可奈何，只得牽出來相送。」唐半偈又細細一看道：「既是上古龍馬，又不與人騎坐，如何有此人間精巧華麗的鞍轡？」小行者點點頭笑道：「師父倒也有眼力識貨，這鞍轡真不是一處來的，乃是周昭王南征，被楚人膠舟淹死，連御馬都沉在江中，故龍王收得這副鞍轡，果是人間帝王之物。」唐半偈聽見是真，忙倒身向天拜謝道：「大顛一介凡僧，怎敢乘坐大聖人的龍馬、古帝王的鞍轡？只因奉旨上靈山拜求真解，道路遙遠，凡馬不能驅馳，不得已受龍王之惠，實非本心。望上天鑒赦我僭妄之罪。」小行者在旁笑道：「馬乃畜生，騎馬若有罪，要人抬轎一發該死了。」唐半偈道：「不是這等說。六道雖有人獸之別，一心卻無彼此之分。」小行者又笑道：「依老師父這等說來，我佛就不該坐獅坐象了。」唐半偈道：「佛坐獅象，獅象沾佛惠也；我騎龍馬，龍馬為我勞耳。」小行者聽了，方贊嘆道：「師父言言俱是真解，何必又上西天去求佛祖？」唐半偈嘆息道：「汝為此言，正東土之為東土，而西天我佛不可不往求也。」小行者道：「既是這等，我們早些去吧，不要又耽擱了。」唐半偈聽了歡喜道：「徒弟呀，似你這般猛勇精進，真是我佛門之器。」一面收拾行李，小行者看見木棒，又問道：「這東西要他做甚？」唐半偈道：「此木棒不可輕視，乃是我佛之寶。若遇邪魔外道，只消一喝便退。」小行者笑道：「我說這東西打人不痛，只好喝鬼。」一面進朝拜辭憲宗。憲宗要御駕餞行，又要敕文武百官並各寺僧人香花遠送。唐半偈俱一概辭以並非佛門清淨之道，憲宗感悅其言而止。他師徒二人回庵，別了懶雲。小行者扶唐半偈上了龍馬，自己挑著一肩行李，蹣跚涼涼出了長安城，往西而進。正是：

未聞我佛真如解，先見高僧清淨風。
師徒二人此去不知又作何狀，且聽下回分解。